

長壽縣文史資料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长寿县

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89 第五辑



长寿县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长寿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八月

写在前面的话

春风送暖，百花吐艳。《长寿县文史资料》第五辑，随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春风，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四十周年之际，与读者见面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县政协文史工作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，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从一九八五年起，我们已编辑出版 1—5 辑，不仅内容较为广泛，质量也逐步有所提高，这是我县文史资料工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贯彻求实存真原则的结果。

第五辑正是在这种欣慰情怀中编辑而成，在形式上有所创新。这辑选编了“人物春秋”、“史迹搜访”、“教育古今”、“地方掌故”、“医林一掬”等专题。“人物春秋”中陈铭德先生是老一辈报业巨子，其功甚伟；邹明初先生一生正直，追求进步；程谦谋正值艺臻化境，突罹国民党悄然杀害，兰摧玉折，令人浩叹。“史迹搜访”异彩缤纷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“教育古今”可探知我县教育发展之端倪。

“医林人物”有如群星璀璨，又如捧出的一握浪花。但其精辟之医著或未整理问世，或遗失无存，实为医林之憾事。

“地方掌故”妙趣横生，可对长寿有深一层之认识，均有一定的可读性。

第五辑出版是县内外社会贤达，各界人士共襄盛举的业绩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各级领导重视文史工作，市政协副秘书长姚江屏，县政协副主席刘从矩、刘永庆等亲自撰稿，不

但流光刊物，更能策励编者、作者和读者。

文史工作也面临着新形势，遇到新问题，如何注入新的活力，开拓新的路子，的确需要认真思考。诚望各界人士高情厚德，一如既往大力支持，使之山高水长，则不胜企望矣！

长寿县政协主席沈泽万

《长寿县文史资料》第五辑目录

写在前面的话

(卷首)

人物春秋

- 中国老一辈报业巨子——陈铭德……………江 屏 (1)
怀念陈铭德先生……………刘从矩 (10)
忆张宾吾先生……………孙由美 (15)
李敬五先生简介……………黄荣礼 (21)
黄子言先生简况……………程晴初 (25)
张兆博士生平事略……………余书瑞整理 (31)
话剧战线上的程谦谋同志……………廖文化 (36)
邹明初先生事略补录……………汤维耕整理 (41)

史迹搜访

- 长寿县议会与县参议会简况……………阳 杰 (47)
民国时期长寿县财政预算情况……………陈奉权 (53)
长沙第二次大会战亲历记……………韩 锐 (58)
南城公园记……………余书瑞 (61)
长寿县商会概况……………阳仲裕 (65)
解放葛兰的战斗纪实……………包明初 陈代杰 孙元庆 (70)
川江航运的反帝斗争……………钟方鑫 (75)
日寇投降丑态一瞥……………刘永庆 (78)

教育古今

- 长寿师范教育概况.....汤维耕(80)
长寿中学校史记略.....许振君 李德馨(88)

地方掌故

- 建文帝与无粮寺.....廖文化(97)
韩鼎晋与韩家院子.....戴师表(99)

医林一隅

- 长寿医林人物.....石麟整理(102)

中国老一辈报业巨子——陈铭德

江 屏

陈铭德先生，是以创办《新民报》而闻名全国的中国老一辈报业巨子。

《新民报》这张报纸，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，由陈铭德先生和他的夫人邓季惺等在南京创办的。它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，屡仆屡起，一直受到我们党和进步文化界、新闻界的维护和支持。一九四五——一九四六年间，一度发展为拥有北平、上海、南京、成都、重庆五个地方版，八个日、晚报的群团性新闻事业。《新民报》成为全国性大报之一，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，创办这样一个规模的民间报纸在旧中国的私营报纸中是不多见的。由此可见陈铭德先生步履维艰，每前进一步，再回顾路径，总是满布荆棘。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，《新民报》进入了新社会成了人民的报纸，至今，上海《新民晚报》仍然保持了原《新民报》的风格。它于一九四六年创刊迄今，也有四十三个春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它之所以受到全国晚报的推崇，广大读者的欢迎，也正是现存的上海《新民晚报》发展了原《新民报》的传统，更上一层楼的效应。

今年是《新民报》创刊花甲之年，但是《新民报》的创始人——陈铭德先生峥嵘九十三春秋，遽尔逝世，痛失良师益友，令人衔哀不已。

承长寿县政协约我撰写铭德公生平，使我惶惑。作为原

《新民报》的一名记者，而对报纸的创始人的生平知之了了，说来甚是惭愧。在《新民报》工作期间，虽然和陈先生直接接触不多，他给我留下永志不忘的印象，是他温良敦厚恭俭庄敬，器宇宏阔风标委婉的品格。我尊敬他，爱戴他，理解他，但我知道他的事迹毕竟是不深不多。只能就我所知他的一二事，根据原《新民报》重庆版总编辑陈理源的《新民报春秋》和我们《新民报》总主笔罗承烈前辈的《回忆陈铭德与新民报》等文整理成篇。临风望美，对月怀贤，书不尽言慨叹永怀。

陈铭德先生系四川长寿县人，一八九七年二月出生。在青年时代他深受“五四”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，立志追求中国的民主、自由和繁荣富强。一九二二年在北平法政大学读书时，毅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。一九二三年，他应约就任北平《国民日报》编辑，自此，开始了他作为著名新闻工作者的漫长而坎坷的经历。一九二八年，陈先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编辑。在那里工作期间，他逐渐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言论专制，愤怒、不满，使他萌发了创办民间报纸的抱负。俗话说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遂于同年终于实现了创办民间报纸《新民报》的志愿。

《新民报》的宗旨是“作育新民”。陈先生和他的夫人合著的《新民报二十年》一文中说：“《新民报》开始为封建军阀和国民党统治集团服务，之后转到基本上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，继而在革命形势的推动和影响下，尤其是备承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许多共产党人的指导与支持，进步文化界的大力帮助，逐渐走向人民”。

旧社会、新社会，办一切事业，领导人的思想可以决定

这个事业的生命是短命或长命的关键。铭德先生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报业的巨子，其伟大就在于他的对于中国的民主和自由、对振兴中华的锲而不舍的追求。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芦沟桥头燃起了抗日的烽火，《新民报》西迁重庆。不久，刘湘就死在汉口，《新民报》从此失去了对四川军阀的经济依靠。为了经济周转灵活和尔后的发展有所凭借，乃转向四川的民族资产阶级靠拢。当时的国内形势是四川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，多为四川军人的幕府人物。蒋系中央势力打入四川前后，这些人物多转而致力经济事业。抗日战争使得四川成了大后方的中心，工商业、交通业、公用事业及金融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。他们拥护抗战，因为抗战，他们才有出路；他们要求民主（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），因为资产阶级一经成器之后，就不能满足于眼前的“算盘”，而要过问政治。因此，他们急切需要喉舌，需要他们的代言人。在这一期间，这些企业差不多年年都发了国难财，加上铭德先生同那些企业主的私人友谊和积极活动，《新民报》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乐于投资的对象。他们对《新民报》的投资，实际是从他们所主持的企业的巨额盈余中提取点滴金额，作为扶助社会文化事业开支销帐。

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他们自然不在企求从《新民报》牟取利润。从此，《新民报》大踏步走上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的道路，形成《新民报》系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铭德先生和季惺女士对版面的态度是：“不过分得罪当道，影响新民报的生存；给股东的事业以及当时社会关系——我们的朋友以鼓吹，至少不损害他们；此外，也懂得报纸要在社会上站住脚，不替人民群众说话是不行的，因此，给编辑、记者回旋

的空间就比较大”。

在国民党统治下，大后方的空气使人窒息。于是以文会友，《新民报》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入蜀的很多文化人寄情抒怀，吐露不平之气的不可多得的园地。罗承烈在《回忆陈铭德同志与新民报》一文中说：“铭德同志被人誉为‘中国老一辈的报业巨子’，并不是偶然的。首先，铭德同志有坚强的革命意志，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。《新民报》原来基本上是为国民党服务的，但自‘九一八’事变后，由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，民族危机也空前严重。《新民报》在铭德同志领导下，立即抛弃了过去的办报方针，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，毅然站在时代的前列，高举‘抗日救国’的旗帜前进，因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各界人士的同情资助。特别是一九三八年迁渝出版后，它团结了大批来到大后方的进步作家、老报人和青年革命知识分子”。有的进而参加了《新民报》工作。如夏衍就曾亲自主编过重庆版《新民报》晚刊《西乡夜谭》。后来，吴祖光、沈起予、聂绀弩、孙伏园、施白芜、陈白尘、郁风、黄苗子、陈迥冬、张白山等都担任过《新民报》副刊主编。《新民报》在抗战八年中所拥有的作者群，几乎把先后来川的文化界各方知名人士罗致无遗。因而，《新民报》的副刊和新闻版中，分别涌现了不少专栏，其中几乎每日见报而脍炙人口的有张恨水的连载小说和《上下古今谈》，赵超构的《今日论语》、《新闻圈外》，张慧剑的《山楼一百话》、《世象杂收》，张友鸾的《曲线救国》、《山城夜话》，姚苏凤的《重庆私话》等。抗战后半期，程大千以司马谕笔名写的小品文，尤为读者欢迎。与此同时，《新民报》成渝两社的编采队伍也逐渐充实

了起来。一张民营报之所以能荟萃如此浩荡的作者、记者队伍，与铭德先生尊重知识分子、爱护人才、真诚待人、礼贤下士是分不开的，使得《新民报》的版面内容越来越成为大后方的人民群众的心声。它运用社会新闻和副刊，从侧面，从背面，从小事物，点点滴滴地抨击国民党统治的恶政与社会病瘤，反映了大后方人民的苦头，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，从而充分发挥了舆论救国的作用。正如夏衍同志所说：“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《新民报》，象一笼烽火，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，其功绩是不容低估的”。

当时《新民报》的社会新闻，内容有：大官巨贾的奢靡生活，小公务员的无以为炊，贫民的典妻鬻子，以及物价飞涨，黄金美钞买卖，投机倒把，囤积居奇，盗窃劫掠，厮杀自杀，失业求业，卷逃离异，房屋纠纷，贪赃枉法，市政败坏，火灾水患等等。总起来就是一片动荡，一片混乱的现象。张恨水先生又从这些现象中塑造典型，以“羞向朱门乞藜藿，荒山茅屋学忘饥，卢生自说邯郸梦，未必槐荫没是非”为楔子，写成了小说《八十一梦》，鞭撻了那些喝人血，吃人肉的反动统治者及其鹰犬。

铭德先生的无私无畏精神也是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，正因为如此，《新民报》才有这样的版面内容，也才能呼应时代的召唤。抗战开始《新民报》迁渝发行时，它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，新闻检查机构随时横加干涉，行政当局还不时直接对它进行威胁恫吓，甚至干预报社的人事。后来的重庆“较场口事件”，《新民报》记者姚江屏、邓蜀生被特务殴打，南京“下关事件”《新民报》南京版采访主任浦熙修被殴打。“六一事件”成渝两地《新民报》大批记

者、编辑被逮捕，重庆新民报社受围困，成都版遭查封，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新民报要尽伎俩。但是，铭德先生都顶住了这些险风恶浪。在他主持下，《新民报》先后两次派员采访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，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，发回了极有影响的报导，在当时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真实情况的封锁。赵超构先生的《延安一月》大受读者欢迎。在此期间，铭德先生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，并同周恩来等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。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迁渝出版的《新民报》，他在“七·七”事变一周年时，还为《新民报》亲笔题词：“全民团结，持久抗战。抗战必胜，建国必成”。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影响下，铭德先生不断追求进步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铭德先生主持的《新民报》致力于反映广大民众的呼声，反对内战，要求和平民主，对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作了大量的客观的报导。并积极扩展业务。短短的时间里，在南京、重庆、成都、上海、北平五地出版了八种《新民报》的日报和晚报，被称为拥有“五社八版”的大报业系统。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一大盛事，也是陈铭德先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突出贡献。一九四六年春，陈先生五十岁生日时，郭沫若同志赠诗称赞他和他主持的《新民报》：“高歌怀远志，屹立挽狂流。知命须澄澈，新民报自由。魔高一丈，更上一层楼”。

一九四七年国共谈判破裂以后，《新民报》成为国统区进步倾向明显的报纸，处境日趋艰难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。铭德先生殚精竭虑，四方奔走，使《新民报》得以继续出版，并在险恶的环境中保护了报社内的进步记者。一九四八

年七月，南京《新民报》日、晚刊终于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。陈先生于十二月逃亡香港，一九四九年四月秘密回到上海，和上海《新民报》的同事一起迎接解放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陈铭德先生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曾任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，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、北京市政协副主席，历任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、第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、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铭德先生一直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，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的朋友。在“五四运动”时期，他追求民主，希求通过报刊活动激发民众的觉悟，推进社会的民主进程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，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并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。抗战胜利后他主张国共两党继续合作，民主建国，反对内战，反对独裁，并进而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，成为富有声望的民主战士。建国以后，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全力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爱国统一战线工作。同时，他十分关心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，直到晚年，他还担任上海《新民晚报》的顾问。

他为人热情、周到、宽厚，极富吸引力和凝聚力，是一位非常重视友谊的人。他乐于帮助别人解决困难，有求必应；他很同情受了委屈的同志，敢讲公道话。因此，大家也乐于与他交往。谁知当五七年反右斗争展开后，却把他的广交友说成是“黑串联”，他的“人情味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本性；他所说的“同人报”，被说成是“罪恶渊藪”；还

把他同受过批判或斗争的同志接触或交谈，说成是“敌我不分”。他被戴上了“右派”帽子，一戴戴了二十三年！然而，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即使是身处逆境，却仍然保持坦然而坚定执着的信念。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啊！在晚年，铭德先生不顾年事高迈，九十多岁了，仍以高度的热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急切期望祖国统一，一心一意总想为中华振兴竭尽毕生之力。

他毕生追求新闻民主和新闻自由。他熟悉读者，他尊重和爱护人才，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，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。他主持《新民报》数十年，办报所得必用于办报所需，一生不蓄个人私产。北京的朋友告知，陈先生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一日临终之际，还再再叮咛他的家属，一定要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事业，后事从简，不搞告别仪式，不开追悼会。这位严以律己的老报人，泰然而安祥悄悄地走了，仿佛当年他从重庆到其他分社时一样，从不惊动报社同仁。谦逊俭让，黜华尚实，不断奉献一生，令人钦敬。

一九八二年，我和陈理源、何鸿钧、杨钟岫一道，应邀到北京参加一次盛会时，铭德先生邀集了在京的原《新民报》同仁，八十高龄的邓季惺女士亲自司厨，搞了一次难得的聚会。风风雨雨，多少个蹉跎岁月，“此身虽在堪惊”，欢笑情如旧，萧疏发已斑两位老人家，精神矍铄，又有些兴奋。看看这个，瞧瞧那个，关切，爱抚……彼此都很难说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席间，铭德公指着我向同桌的同仁说：“当年曾传说他死在峨边了，能活下来，好，好！”万万没有想到，和他三十余年一次欢会竟成永诀，失我良师，深感

痛惜。明月清风人已远，临书惆怅，悲来自中。

怀念陈铭德先生

刘从矩

拜读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一日《团结报》载尹冰彦《悼陈铭德兄》诗文：

惊闻旧雨作归人，热泪一腔哭寝门。

零落雁行风雨骤，伤心何处赋招魂。

清夜寒灯理旧榼，朦胧泪眼见君出。

高山流水昔情重，劳问病身寥也无。

声泪俱下，脑汁闸门启，流泻难制。慨然陷于深沉的回忆之中。我忆及一九八四年冬天的一个上午，我和县政协副主席刘永庆、副秘书长余诗明、联络科副科长余新海、文史办副主任廖文化受县委和县府之委托，去北京拜望长寿籍全国政协常委、著名爱国人士、中国老一辈的报业巨子、《新民报》创始人陈铭德先生。我们祈托陈老为长寿县两个文明建设，振兴长寿经济献计献策。陈老虽然身居要职，耄耋之年，仍凛匹夫之责。他在家中（北京建国门外永安里灵通观三号西大楼）接见了我们。我们并肩而坐，作了一番长谈。陈老精神矍铄，目光炯炯，虽八十七高龄，但谈吐侃侃，声音洪亮，举止自如，和蔼可亲。陈老说罢，喜溢眉宇，他那闪烁着睿智的目光，似乎停留在我身上。

当我们从当时的经济热门话题谈起时，他容光焕发，谈笑风生；我们托他给我县在北京打开一个经济窗口，希望把长寿籍畔作为全国夏橙基地时，他高兴地答应把意见转国务

晓有关领导人。并当即拿起电话筒，告诉民建中央办公厅主任张永康同志：“永康，我家来了几位官员。他们打算为长寿县在北京找个经济窗口，投资联办企业，把这个任务交给你，请一定办好”。陈老办事情总是那么认真，说话那样诙谐。在场的同志不约而同地笑了。短短的停留，陈老谈及桑梓的建设，特感兴趣，风趣地说：我虽然八十七岁，目前正是热气腾腾。我要在有生之年，为家乡人民出一把力。这时陈老的面庞呈现出兴奋的光芒。最后，他挽留我们在他家里吃了糕点。我们离别陈老时，请他到北京市人民招待所用餐，由于陈老年迈，行动不便未到。他的夫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邓季惺、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等按时光临，并同我们合影留念。

我们返回长寿不久，两件事都很快得到了答复和解决。一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夏橙基地问题作了具体答复；二是北京朝阳区京朝服务公司同意与长寿联营。尔后，长寿县供销社向北京市京朝服务公司投资十万元联办该公司，并派一名工作人员常驻该公司办理事务。这就是长寿县在北京打开的第一个经济窗口，这与陈老关心桑梓建设是分不开的。

陈老早在青年时代就极为关心桑梓人民。他向同乡者极出要为家乡人民出一把力。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年），他曾兼任长寿县私立龙溪中学董事会董事长，积极支持了乡村办学。他在上海创办的《新民报》每期出版后，按时无偿的给龙溪中学的师生邮寄四份。陈老热心家乡教育事业，时刻关注家乡子弟成长，还表现在对贫寒学生倾心的爱护，于经济上多所接济。他同余唯一（曾作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）在南京兴办“蜀峡极店”时得知家乡向学勤（女，县城